

黑水縣沙石多嘉戎語動詞人稱範疇的特點*

孫天心

中央研究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5) 731–750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5583255
lin.sagepub.com



本文介紹四川阿壩州黑水縣沙石多鄉嘉戎語動詞人稱範疇「雙重人稱標記」、「主語式對諧」、及「與格論元掌控對諧」三項醒目特徵，並通過親屬語言比較及語意因素辨析，探索其歷史源流與類型意義。「雙重人稱標記」顯係古嘉戎語形態遺留，而「主語式對諧」及「與格論元掌控對諧」為朝向「附屬語加標記」語法格局之類型遞變，應屬受本縣主流語言羌語深度接觸影響誘發的創新發展。依據 Tsunoda (1985)，及物動詞賓語受影響之程度會造成形態句法的差異，及物性越高動詞越可能採用「及物性框架」與被動、反被動等及物構造。本文對此提供進一步的佐證，同時指出：動詞對諧模式的選擇也是檢驗及物性高低的另一重要類型學參項。

關鍵詞：漢藏語，嘉戎語形態句法，人稱標記，動詞及物性，由接觸引發之形態創新

1. 前言

嘉戎語屬於漢藏語系嘉戎語組，向來以形態句法特點豐富著稱。嘉戎語內部存在可觀的差異，嚴格說並非單一語言，而係由四土、茶堡、草登、修悟等互不通話的語言構成的「嘉戎語群」(Rgyalrong language group)。四川西部阿壩州馬爾康、理、金川、小金四縣是本語群的集中分布區；阿壩州的汶川、黑水、紅原、阿壩、壤塘縣，甘孜州的色達、丹巴縣，以及雅安市寶興縣局部地區也有本群語言分布。

阿壩州黑水縣屬於嘉戎語少量分布區。本縣羌、藏、嘉戎三種語言中，嘉戎語使用人口最少，僅有千餘。本縣存在嘉戎語文獻雖曾提及（瞿靄堂 1983:35；林向榮 1993:411），然

* 本文報導之甲足嘉戎語料，均為 2013、2014 年兩次田調親自採集。採集方式以問卷為主，並佐以自然口語語料（包括觀看無聲影片 pear story 後的故事講述），研究計畫得以順利進行，須歸功於黑水當地友人之鼎力協助與中研院語言所之經費支持。本文語料由沙石多鄉甲足村下西寨彭初 (p^hənts^hoq) 先生提供，拙稿並蒙田阡子女士與《語言暨語言學》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謹此一併致謝。甲足話語料均採音位標音，音系簡介如下：單輔音聲母 p, p^h, b, b^h, m, w, t, t^h, d, d^h, n, l, l^h, r, ts, ts^h, dz, dz^h, s, z, ts, ts^h, s, tc, tc^h, dz, dz^h, n, c, c^h, j, j^h, k, k^h, g, g^h, η, q, q^h, χ, β；元音 a, a, i, u, e, o, ə；輔音韻尾 -p, -m, -t, -n, -k, -ŋ, -r, -l, -s, -j。值得注意的是，甲足話硬顎單輔音 (c, c^h, j, j^h) 與舌面前 (alveopalatal, pre-palatal) 單輔音 (tc, tc^h, dz, dz^h, n) 對立，且保存了一套小舌聲母 q, q^h, χ, β，但不存在四土嘉戎方言常見的平、降調或喉塞韻尾的對立。

而乏人研究，至今情況不明。¹ 本人近年針對黑水縣嘉戎語進行深入研究，得知嘉戎語分布於本縣蘆花鎮德什窩村，以及沙石多鄉的甲足 (tcotcu) 與楊柳秋 (ɲaŋc^hu) 二村，據悉與相鄰紅原縣三家寨、馬爾康縣馬塘一帶的嘉戎話可以互通，均屬四土嘉戎語範圍。本文以沙石多鄉甲足村下西寨話（以下簡稱「甲足話」）為例，² 介紹黑水嘉戎語動詞人稱範疇在形態及功能上的突出特點，略微填補嘉戎語研究上的一塊空白。

下文第二節簡述四土嘉戎語動詞的人稱體系，提供討論的基礎；第三節介紹甲足話人稱體系中使用的前、後綴及其與動詞詞幹結合後產生的音韻變化；第四節為本文核心內容，透過方言與類型比較分析，闡述甲足話人稱範疇與眾不同的三項特徵。第五節綜述黑水嘉戎語料在嘉戎語比較語言學及類型學上的意義。

2. 四土嘉戎語動詞人稱範疇概況

嘉戎語群語言均須以加前、後綴的方式，將句中特定參與論元登記於動詞之上，即所謂「對諧」(agreement) 或「人稱」(person) 範疇。嘉戎語動詞對諧的情形經過不少研究加以分析闡釋 (DeLancey 1981; 瞿靄堂 1983; van Driem 1993; 孫天心、石丹羅 2002; 向柏霖 2008)，原理大致已經清楚。以下以馬爾康縣梭磨鄉什爾米寨嘉戎話 (金鵬等 1958; 以下簡稱「梭磨話」) 為例，介紹四土嘉戎語動詞人稱體系的概況。

梭磨話人稱標記的基本形式如下表 (V=動詞詞幹)：

〈表 1〉梭磨嘉戎語動詞的人稱標記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V-ŋ	tə-V-n (INTR) tə-V-u (TR)	V (INTR) V-u (TR)
雙數	V-tʃ	tə-V-ntʃ	kə-V (INTR)
複數	V-i	tə-V-ŋ	wu-V (TR)

如上表所示，動詞人稱標記之「人稱」與「數」標記無法截然分開，係採兼表方式：後綴 -ŋ 兼表第一人稱與單數，前綴 kə-/wu- 兼表第三人稱與雙、複數，後綴 -tʃ 與 -i 分別標誌第一、二人稱之雙、複數，而第二人稱則由前綴 tə- 與後綴 -n 共同表達。³

¹ 目前僅見 1993 年版《黑水縣志》第 4 章第 2 節提供少量甲足話語料，本文重點探討的動詞人稱範疇幾乎全無描述。2010 年新版的《黑水縣志》對本縣語言的介紹甚至更為簡略。

² 甲足村包括上西 (cidi wupre)、下西 (cidi wəspəq)、德石壩 (tespər)、足木 (comu) 四個自然村寨，共 82 戶 363 人 (2014 年)，各寨口語基本一致。語料提供者彭初 (p^hənts^hoq) 先生來自下西寨，年齡 58 歲 (2014 年)。甲足村各寨目前已搬遷至河壩，原址僅存房舍遺跡。

³ 第二人稱雙、複數的後綴 -ntʃ 與 -ŋ 也來自第二人稱後綴 -n 與雙、複數後綴 -tʃ 與 -i 的結合。

牽涉屬人受事者之及物動詞，對諧機制較為複雜，取決於由言談語用 (discourse pragmatic) 條件界定之互動情境 (scenario)，情境類型不同，對諧機制也不同，呈現分裂型 (split, scenario-driven) 對諧格局：

〈表 2〉分裂型對諧格局

互動情境	主控對諧之論元
內部互動：SAP ↔ SAP ⁴	受事者
外部互動：non-SAP ↔ non-SAP	主事者
交錯互動：SAP ↔ non-SAP	對話參與者

此外，涉及違反「認同等第」的情境（參見孫天心、石丹羅 2002:80–81），動詞要加上反向前綴 *wu-*；內部互動的情境，動詞要加上特殊前綴 *ta-*（1→2）與 *kəw-*（2→1）。⁵

總結上述對諧原則，梭磨話及物動詞完整的人稱變化形式如下表：

〈表 3〉梭磨嘉戎語及物動詞的人稱變化

	1單	1雙	1複	2單	2雙	2複	3
1單				ta-V-n	ta-V-ntʃ	ta-V-ɲ	V-ɲ
1雙							V-tʃ
1複							V-i
2單	kəw-V-ɲ	kəw-V-tʃ	kəw-V-i				tə-V-u
2雙							tə-V-ntʃ
2複							tə-V-ɲ
3單	wu-V-ɲ	wu-V-tʃ	wu-V-i	təw-V-n	təw-V-ntʃ	təw-V-ɲ	V-u
3非單							wu-V

3. 甲足話動詞的人稱形式

甲足話動詞人稱標記的基本形式與梭磨話大致相同，如下表所示：

⁴ Speech Act Participant，指參與對話的說話者與聽話者。

⁵ 前綴 *ta-*（1→2）源自第二人稱標記 *tə-* 與正向前綴 *a-* 的結合，*kəw-*（2→1）源自 2→1 情境專用前綴 *kə-*（從漢藏比較證據來看，不無可能是第一人稱的古老形式）與反向前綴 *wu-* 的結合。

〈表 4〉甲足嘉戎語及物動詞人稱標記的基本形式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V-ŋ	tə-V-n (INTR) tə-V-w (TR)	V (INTR) V-w (TR)
雙數	V-c	tə-V-nc	kə-V (INTR)
複數	V-j	tə-V-ŋ	wə-V (TR)

不過，甲足話人稱標記的音韻體現與梭磨話仍存在一些歧異：⁶（一）第一人稱標記均為單輔音後綴，加在帶輔音韻尾動詞詞幹時，中間須插入 ə 元音；例如繫動詞 *ɲos* 「是」的人稱變化形式 *ɲos-ŋ* 「我是」、*ɲos-c* 「我倆是」、*ɲos-j* 「我們是」實際讀音分別為 [ɲosəŋ]、[ɲosəc]、[ɲosəj]；（二）及物動詞第三人稱非單數前綴形式為 *wə-*，應屬較梭磨話 *wu-* 更古老的形式；（三）表示非第一人稱單數及物主事者之滑音後綴 *-w* 加在帶輔音韻尾動詞詞幹時須脫落，例如動詞 *mop* 「喝」的人稱變化形式 *na-mop-w* 「（你）喝！」實際讀音為 [namop]。（四）前綴 *tə-*、*kə-*、*wə-* 出現於詞中開音節之後時，ə 元音脫落並觸發輔音同化音變，例如動詞 *mop* 「喝」、*za* 「吃」的人稱變化形式 *ko-tə-mop-w* 「你在喝」、*ko-tə-za-w* 「你在吃」的實際讀音分別為 [konmop]、[kodzaw]。

甲足話不涉及屬人受事者的及物動詞只與屬人主語對諧，現以動詞 *za* 「吃」的非完整體變化形式為例，介紹於下：⁷

〈表 5〉甲足嘉戎語及物動詞「吃」的非完整體變化形式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ko-za-ŋ	nə-tə-za-w [nədzaw]	nə-za-w
雙數	ko-za-c	nə-tə-za-nc [nədzanc]	nə-wə-za [nəwza]
複數	ko-za-j	nə-tə-za-ŋ [nədzan]	

及物動詞帶有屬人受事者時牽涉主事、受事者互動，情況較為複雜。其中分裂型對諧的變化形式如下（請留意粗黑體部分）：

⁶ 在嘉戎語相關文獻中，第一人稱複數後綴以及非第一人稱及物主事者之後綴經常寫為元音形式 *-i* 與 *-u*（金鵬等 1958；瞿靄堂 1983；林向榮 1993）。而甲足話「我們是」讀為 [ɲosəj] 而非 *[ɲosi]，*nə-mop-w* 「他在喝」讀為 [nəmop] 而非 *[nəmoni]，顯示至少在這個方言這些後綴均為單輔音形式。

⁷ 甲足話非完整體標記有二：（說話者）親知 (self-person, egophoric) 形式 *ko-*，非親知形式 *nə-*。親知式也用於詢問聽話者本身的親知行為。

〈表 6〉甲足嘉戎語及物動詞分裂型對諧的人稱變化形式

	1單	1雙	1複	2單	2雙	2複	3
1單				ta-V-n	ta-V-nc	ta-V-η	V-η
1雙							V-c
1複							V-j
2單	kəw-V-η	kəw-V-c	kəw-V-j				tə-V-w
2雙	kəw-V-η-c			tə-V-nc			
2複	kəw-V-η-η			tə-V-η			
3單	wə-V-η	wə-V-c	wə-V-j	tə-wə-V-n	tə-wə-V-nc	tə-wə-V-η	V-w
3非單							wə-V

4. 甲足話動詞對諧的特徵

相較於其他四土嘉戎方言及其他嘉戎語群語言，甲足話動詞人稱體系有三項突出的特徵，分別介紹於下。

4.1 雙重人稱標記

甲足話在第一人稱單數（說話者本人）受事，非單數（即雙、複數）第二人稱主事時，動詞須同時標記受事者與主事者，涉及到的人稱形式為：

〈表 7〉甲足嘉戎語雙重人稱標記的人稱形式與分析

互動情境	人稱形式	形位分析
2雙→1單	kəw-V-η-c	2→1—動詞詞幹—1單受事者—2非單主事者
2複→1單	kəw-V-η-η	

請見例句：

- (1) *ηa=c* *comdu* *mə-kəw-lat-η-η*
 1單=與格 槍 否定—2→1—開—1單—2雙
 你倆別開槍打我！

句(1)之中，動詞 *lat* 「開(槍)」帶有與人稱範疇有關的形態標記：前綴 *kaw-* 專指第二人稱主事，第一人稱受事的特殊情境，後綴 *-ŋ* 反映第一人稱單數受事者，後綴 *-ŋ* 反映第二人稱雙數主事者。

動詞同時登記主事與受事者的「雙重人稱標記」(double person-marking) 現象在漢藏語系裡極為罕有，僅見於甘語 (Kham, Watters 2002)、車旁語 (Chepang, Caughley 1982)、及欽 (Mizo-Kuki-Chin)、基拉特 (Kiranti, Ebert 1994:§2.2.1) 等語支的語言，句例如下：

甘語 (Watters 2002:434)

- (2) *nĩ:-lai* *ŋa-ma-ras-ni*
 2單—賓格 1單—不—釋放—2單
 我不會釋放你的。

岱語 (欽語支；So-Hartmann 2009:239)

- (3) *nih* *nu:kshui* *sun=noh*
 1複：包括式：所有格 繼母 指示詞=施動格
ah *jah* *hmuh* *lo*
 3單：主語 1雙／複：賓語 看 方向：來
 我們的繼母來看我們了。

例(2)之主語「我」及賓語「你」分別以前綴與後綴的方式登記在動詞「釋放」之上；例(3)之主語「我們的繼母」及賓語「我們」的人稱標記獨立成詞，出現於動詞「看」的前面。

有關漢藏語動詞人稱範疇的文獻，一般都以四土嘉戎語梭磨話、卓克基話有限的發表材料為依據，認為嘉戎語不存在「雙重人稱標記」。下面這一段文字頗具代表性：“...in the Gyarong patterns, number marking does not separate from person marking as it did in Kiranti. In Kiranti it is common to have a form like *-na-ci* in which *-na* marks the person of the object, and *-ci* the number of the subject. **In Gyarong, number forms occur in the same sequence with person forms only if they refer to the same participant.**” (Watters 2002:389)。

依據我們近年的研究，這是以偏概全的誤解。嘉戎語群其實普遍存在「雙重人稱標記」，這個現象是本語群的共同形態特徵之一。

草登嘉戎語裡，「雙重人稱標記」用於說話者主事，第三人稱非單數論元受事，以及說話者受事，第二、三人稱非單數論元主事的情境；反映與說話者互動之論元的數標記須置於反映說話者的人稱標記之後，並且可以省略 (孫天心、石丹羅 2002:85)，例如：

- (4) a. *ˈdzəʝni?* *nə-kə-ó-mti-aŋ(-ˈdzə)*
 2雙 完整體—2→1—反向：疑問—看見—1單—2／3雙
 你倆看見我了嗎？

- b. *ɛʒiʔ sonəm=niʔ nɐ-mjeʔ-aŋ(-ʔdzə)*
 1單 索南=雙數 完整體-抓₂-1單-2/3雙
 我抓到了索南他們兩人。

向柏霖 (2008:209–210, 154) 也指出，茶堡嘉戎語使用「雙重人稱標記」的語境及非單數標記出現的位置均與草登嘉戎語相同，只是不能省略，例如：

- (5) *azo rcánw taqaβ ntsw thú-γ-mbi-a-nw*
 我 連詞 針 總是 完整體-反向-給-1單-2/3複
 他們總是給我吃針。

修梧嘉戎語的「雙重人稱標記」也屬必用，不過用法僅侷限於說話者受事，第二、三人稱非單數論元主事的情境。句例如下：⁸

- (6) a. *ɲərē né-tʌ-mt^hē-ŋ-ɲə*
 2複 完整體：疑問-2→1-看見-1單：賓語-2/3複：主語
 你們看見我了嗎？
- b. *əkərē ɲə nɐ-və-mt^hē-ŋ-ɲə*
 3複 1單 完整體-反向-看見-1單：賓語-2/3複：主語
 他們看見了我。
- b'. *ɲə əkərē nɐ-mt^hē-s-ŋ(*-ɲə)*
 1單 3複 完整體-看見-單數及物-1單：主語-(*2/3複：賓語)
 我看見了他們。

如〈表 7〉所示，四土嘉戎語甲足話的「雙重人稱標記」更少出現，僅用於說話者本人受事、非單數聽話者主事的情境。現將四種嘉戎語「雙重人稱標記」出現的語境總結於下：

〈表 8〉嘉戎語群「雙重人稱標記」出現語境與必用度比較

	出現語境	可否省略
茶堡嘉戎語	2/3非單 → 1單；1單 ↔ 3非單	不可
草登嘉戎語	2/3非單 → 1單；1單 ↔ 3非單	可
修梧嘉戎語	2/3非單 → 1單	不可
四土嘉戎語甲足話	2非單 → 1單	不可
四土嘉戎語梭磨、卓克基話	(無)	

⁸ 以馬爾康縣日部鄉中熱村修梧話為例（個人田調語料）。

由上表可知，嘉戎語群四種語言都有「雙重人稱標記」。由茶堡、草登、修梧、甲足、到梭磨、卓克基話，這種標記在現代嘉戎語群運用的範圍逐步緊縮，乃至完全消失。

4.2 主語式動詞對諧

4.2.1 現象的陳述

前文〈表3〉與〈表6〉分別展示了梭磨話與甲足話的「分裂式」動詞對諧格局：對話參與者（說話者與聽話者）互動時，動詞與受事者 P 對諧，呈現「施動格聯盟」（ergative alignment，即 S/P vs. A）；非對話參與者互動時，動詞與主事者 A 對諧，呈現「賓格聯盟」（accusative alignment，即 S/A vs. P）；而對話參與者與第三者互動時，動詞不論語意角色一律與對話參與者對諧，呈現「等第對諧」（hierarchical agreement）。⁹ 分裂模式的樞紐是言談角色所界定的互動情境，不同的情境須搭配不同的對諧方式。

須注意的是，其他語言常表達為帶屬人核心論元的部分動詞語意，嘉戎語中相應的動詞論元結構不同，為帶領屬者的「非屬人動詞」（impersonal verb），例如：

- (7) a. 四土嘉戎語卓克基話（林向榮 1993:329）

ʃtə wə-wə ɲa-i ra
這 3單：領屬—衣服 1單—領屬格 需要
我要這件衣服。

- b. 茶堡嘉戎語干木鳥話（向柏霖 2008:153）

wzɣy tɣ-mda tce
3單：領屬格 完成—到 連詞
輪到了她了。

- c. 草登嘉戎語嘎秋里話（個人調查語料）

qʰo? mdzəldi=nə?
連詞 跳蚤=限定詞
ó-yu nə-mtserʔ=scʰənə? nə-mqʰ=cə
3單：領屬格 完整體—餓2=連接詞 完整體—累2=示證
於是，跳蚤（覺得）又累又餓…

以上各句表達為領屬者的參與者都不是核心論元，自然不能控制動詞對諧，不構成「分裂式」對諧的例外。

⁹ 文獻中常以「等第對諧」（hierarchical agreement）指稱「分裂式」對諧格局，其實有欠妥當。原因是「等第對諧」只是「分裂式」格局中的一個環節。況且，嘉戎語組中也已發現純粹的等第對諧類型，是存古「分裂式」對諧格局進一步概括化的結果，二者不宜混為一談。

甲足話裡，動詞同樣也不與領屬者（例 (8a)）或其他周邊論元（例 (8b)）對諧：

- (8) a. *no-j* *p^hjotsə* *ra/*tə-ra-w* *mə*
 2單－領屬格 錢 需要/*2－需要－及物 Q
 你需要錢嗎？
- b. *ŋa* *no-c* *nə-k^has-ŋ*
 1單 2單－斜格 非完整體－生氣－1單
 我在生你的氣（字面：「我在對你生氣」）。

然而，甲足話對諧的格局並非僅有「分裂式」一種，遠較其他嘉戎語群語言繁複。帶屬人核心論元的及物動詞大致呈現三種對諧情況：

（一）及物性強，深度影響受事者（參見 Tsunoda 1985）的動詞，包括表達直接接觸受事者身體（如「打」）、造成受事者發生狀況變化（如「殺」）或明顯針對受事者發出（如「找」、「追」、「罵」、「告」、「騙」）的行為必須採用「分裂式」對諧，例如：

- (9) a. *dzo* *ta-top-nc* *na*
 2雙 1→2－打－2雙 話語標記
 我要打你們兩個哦！
- b. *no* *ŋa* *mə-kəw-zu-ŋ*
 2單 1單 否定命令－2→1－告－1單
 你不要控告我！

（二）及物性較低，對受事者沒有顯著影響的動詞，包括感官動詞（如「看」，「看見」）、心理動詞（如「喜歡」、「想念」）及讓渡動詞 (transfer verbs) 既可採「分裂式」對諧，也可採「主語式」對諧，兩種說法自由交替，語意相同。

「主語式」對諧呈現賓格聯盟，本係嘉戎語組「分裂式」格局中的環節之一，專用於非對話參與者互動情境，其標記與〈表 5〉不涉及及屬人賓語及物動詞之對諧標記相同：

〈表 9〉甲足嘉戎語及物動詞主語式對諧人稱標記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V-ŋ	tə-V-w	V-w
雙數	V-c	tə-V-nc	wə-V
複數	V-j	tə-V-ŋ	

關於上表還有兩點補充。其一，主語式對諧的人稱標記體系大幅簡化，分裂式對諧出現的反向標記 *wə-*，1→2 情境標記 *ta-*，2→1 情境標記 *kəw-* 都不能使用，見下文例句 (10) 至 (12)。

其二，嘉戎語文獻中對於 *-w* 後綴的語法功能有不同的認知，有人認為是正向標記，有人認為是第三人稱賓語標記。然而就甲足話主語式對諧格局而言，這兩種認知都不適用，因為（一）表示正向 (*direct*)、反向 (*inverse*) 觀點的向 (*direction*) 範疇根本不用於主語式對諧，故此無所謂「正向標記」；（二）主語為第二、三人稱單數時，不論賓語人稱為何，動詞一律要加後綴 *-w*，這個後綴的功能其實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及物標記。

現以「看見」、「想念」、「教」分別代表感官、心理、讓渡三類動詞，提供主語式對諧句例如下：

- (10) a. *no* *ŋa*^{dz}*e* *ko-kəw-mto-ŋɕ* *mə*
 2單 1雙 完整體：親知-2→1-看見-1雙 疑問

- ~ b. *no* *ŋa*^{dz}*e* *ko-tə-mto-w* *mə*
 2單 1雙 完整體：親知-2-看見-及物 疑問
 你看見我們兩個了嗎？

- (11) a. *amə* *ŋa* *nə-wə-χpit-ŋ*
 媽媽 1單 非完整體-反向-想念-1單

- ~ b. *amə* *ŋa* *nə-χpit-w*¹⁰
 媽媽 1單 非完整體-想念-及物
 媽媽在想念我。

- (12) a. *kuruska* *ŋa-ɕ* *kəw-slap-ŋ*
 嘉戎語 1單-與格 2→1-教-1單

- ~ b. *kuruska* *ŋa-ɕ* *na-slap*
 嘉戎語 1單-與格 命令式-教
 教我藏語！¹¹

（三）及物性最低，不加諸受事者任何影響的動詞（如「認識」、「像」）只能採「主語式」對諧。

- (13) a. *no* *ŋa* *tə-ci-w/*kəw-ci-ŋ* *mə*
 2單 1單 2-認識-及物/*2→1-認識-1單 疑問
 你認識我嗎？

- b. *tɕaci* *ŋa* *nə-wso-w/*nə-wə-wso-ŋ*
 扎西 1單 非完整體-像-及物/*非完整體-反向-像-1單
 扎西像我。

¹⁰ 此處動詞詞幹以輔音韻尾，及物標記 *-w* 須脫落。

¹¹ 與其他嘉戎語一樣，甲足話命令式不出現第二人稱標記 *tə-*（但禁制式與第三人稱命令式仍須出現 *tə-*），如 (12a)；採用分裂對諧格局時，以說話者本人受動的命令式要加上 2→1 特殊前綴 *kəw-*，如 (12b)。

4.2.2 類型學的探討

由上節分析得知，甲足話動詞對諧模式兼具嘉戎語組共有的「分裂式」及體現賓格格局的「主語式」。二種模式的分布有清晰的語意原則可循：動詞及物性愈強，賓語受影響程度愈深，越傾向選擇分裂式對諧，反之則傾向選擇主語式對諧，如下表所示：

〈表 10〉甲足嘉戎語對諧模式的分布

動詞類別	賓語受影響的程度		
	大		小
	A 類 表面接觸動詞 改變狀態動詞 明顯針對動詞	B 類 感官動詞 心理動詞 讓渡動詞	C 類 關係動詞
對諧模式	分裂式	分裂式~主語式	主語式

有關動詞及物性 (transitivity) 類型學方面的探討已有不少。Hopper & Thompson 經典的研究 (1980) 揭櫫了界定及物性高低的一些重要的語意及形態句法參項，包括論元數目、主事能力 (agency)、主事意願 (volitionality)、賓語受影響程度 (affectedness of O)，以及動詞之動態性、有終性 (telicity)、瞬間或可持續 (punctuality)、肯定或否定、實然或非實然。Tsunoda 通過一系列的跨語言研究 (1981, 1985)，進一步指出上述參項中以「賓語受影響程度」對形態句法差異的關聯較強，是較可靠的及物性指標，並據以將及物動詞分為九個類型：

〈表 11〉及物動詞影響賓語程度的類型 (改引自 Tsunoda 1985: Fig.1)

影響賓語程度	類型	影響賓語的方式		範例
大 ↑ ↓ 小	1A	直接影響	有具體結果	「殺」、「消滅」
	1B		無具體結果	「打」、「踢」
	2A	感官察知	完全察知	「看見」、「找到」
	2B		不完全察知	「看」、「聽」
	3	追尋		「找」、「等」
	4	認知		「認識」、「記得」
	5	情緒反應		「喜歡」、「怕」
	6	關係		「有」、「像」
	7	能力		「精於」、「能做」

Tsunoda 用以判斷及物性大小的根據是被動、反被動、反身、互動等四種句法程序，以及表達典型及物動詞核心論元的「及物格位框架」(transitive case frame)，在「賓格型」、「施動格型」、「中立型」語言中分別為：主格－賓格、施動格－絕對格、主格－主格。動詞及物性越高，影響賓語程度越大，就越有可能採用上述句法程序與及物格位框架。

參較〈表 10〉與〈表 11〉，我們有幾項體認：

(一) 作為及物性的指標，賓語受影響程度確實會造成形態句法的差異，甲足嘉戎語的語料為 Tsunoda 的觀察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

(二) 甲足話的語料大致也支持 Tsunoda 的動詞類型劃分，對應的情況如下（請留意粗黑體部分）：

〈表 12〉本文與 Tsunoda (1985) 動詞類別的對應

本文動詞類別	A 類 表面接觸動詞 改變狀態動詞 明顯針對動詞	B 類 感官動詞 心理動詞 讓渡動詞	C 類 關係動詞
Tsunoda 動詞類別	1A、1B、3	2A、2B、4、5	6

(三) Tsunoda 認為第三類的「追尋」(pursuit) 動詞不直接影響賓語，又不牽涉感官察知，對賓語的影響應該小於 2A、2B 兩類感官動詞。事實上，從該文〈表 1〉引用的跨語言材料看來，第 2、3 類動詞的及物性各語言其實並不一致，二者的及物性應在伯仲之間。甲足話裡，「等」、「找」等「追尋」類動詞與「罵」、「告」、「騙」、「勸」等動詞均屬及物性最高的 A 類動詞。這類動詞的共同特徵是語意針對性強，對賓語潛在的影響應也較大。

(四) 讓渡動詞在甲足話與感官、心理動詞同屬 B 類。¹² 讓渡動詞牽涉到的屬人賓語語意上為接受者，屬於「間接受動」性質，跨語言中常帶與格、斜格等標記，甲足話動詞對諧模式的分布，也為這類動詞及物性較低提供了佐證。

4.3 與格論元可控制動詞對諧

嘉戎語群一般而言都呈現「中心語加標記」(head-marking) 語法格局，子句中動詞與核心論元的結構關係主要以人稱標記形式登記於中心語動詞之上，鮮少採用「附屬語加標記」(dependent-marking) 格局，以格標記形式登記在動詞論元之上。賓語論元尤其如此，在多數嘉戎語群語言中不帶任何格標記，例如草登嘉戎語：

¹² Tsunoda (1985) 僅涉及單及物動詞，雙及物動詞不屬於探討範圍，因此未對其進行及物性分類。

- (14) *qʰoʔ o-fʷru=nəʔ*
 於是 3單：領屬—骨頭=限定
jəpʰrɛʔ jə-tátwi kəruʔsmɛnbe nə-ʰi-jə
 1複 1複：領屬—大隊 藏醫 完整體—贈給₂—1複
 於是我們把它（豹子）的骨頭送給了我們大隊的藏醫。

上例動詞 *ʰiʔ*「贈給」帶有雙賓語，語意上的接受者是擔任掌控對諧的主要賓語 (primary object) 論元「藏醫」，不可加任何格標記。

草登嘉戎語還有另一個語意相近的讓渡動詞 *kʰi*「遞給」論元結構不同，恰好提供對比。*kʰi*「遞給」屬於單及物動詞，僅帶單一客體 (theme) 賓語，語意上的接受者表達為帶斜格 =*pʰa*（意為「朝向」）的周邊論元，不能掌控動詞對諧，如下例：

- (15) *qʰjwi=nəʔ nə=pʰa lʷ-kʰɛ*
 餅=限定 1複=斜格 命令：向上游—遞給₃
 把餅遞給我們！

甲足話則不然，核心論元也可帶格標記 -*c(a)*，其來源也是表「朝向」的斜格 =*c(a)*，例如：

- (16) *ŋa no=c nə-kʰas-ŋ/*nə-ta-kʰas*
 1單 2單=斜格 非完整體—生氣—1單/*非完整體—1→2—生氣
 我在對你生氣。

上例中，「生氣」是及物動詞（及物的說法 **nə-ta-kʰas*「我氣你」不合語法），所涉及的對象「你」屬於帶斜格的周邊論元無疑。

然而，甲足話在下列幾種情況下，核心論元也須加上格標記 =*c*：

- (一) 讓渡動詞，如例 (17)
- (二) 言語類動詞，如例 (18)
- (三) 具有指向性及物動詞（如「看」、「怪」），¹³ 如例 (19)
- (四) 帶「內賓語」高及物性動詞，如例 (20)

¹³ 須注意的是，「看」（Tsunoda 的 2B 類）與「看見」（Tsunoda 的 2A 類）不同，前者為主語有意願的指向性行為（參考：「朝他看了一眼」）賓語須加 =*c*；後者主語只作無意願、無指向性的感官接收，賓語不可加 =*c*。

- (17) *no=j* *ⁿbro* *ŋa=ɕ* *kəw-dət-ŋ*
 2單=領屬格 馬 1單=與格 2→1-給-1單
 你的馬送給我！
- (18) *ma-tə-ɕpa-w=ce* *ŋa=ɕ* *kəw-t^ho-ŋ*
 否定-2-會-及物=要是 1單=與格 2→1-問-1單
 你不會就問我。
- (19) a. *tsaci* *ŋa=ɕ* *nə-wə-ro-ŋ/nə-ro-w*
 扎西 1單=與格 非完整體-反向-看-1單/非完整體-看-及物
 扎西在看我。
- b. *ŋa=ɕ* *mə-kəw-ts^hoq-ŋ*
 1單=與格 否定命令-2→1-怪-1單
 你不要怪我。
- (20) a. *ŋa* *no=ɕ* *totcem* *ma-ta-pa-ŋ*
 1單 2單=與格 嫁(名詞) 否定-1→2-做-1單
 我不嫁給你。
- b. *baslo* *ŋa* *no=ɕ* *tostək* *to-ta-lat*
 3單 1單 2單=與格 推搡(名詞) 完整體-1→2-做
na-ro *mə-tə-səzor*
 2單:領屬-胸 否定命令-2-使疼
 昨天我推搡了你,你別生氣。¹⁴

上例(17)–(19)的「我」以及例(20)的「你」都帶有格標記 =ɕ, 卻仍可掌控動詞對諧, 這說明它們已具有核心論元的語法地位。此時的格標記 =ɕ 已從斜格標記演化成爲核心格「與格」(dative case) 標記。

同屬嘉戎語組的拉塢戎語群與霍爾語群, 都在不同程度上發展出與格及賓格等核心格標記, 例如:

- (21) a. 與格: 木爾宗拉塢戎語(個人田調語料)
zopi?=yə *ŋe=k^he* *ⁿbroŋzoŋsyi?* *nə-səvze?-aŋ*
 茹比=施動格 1單=與格 木爾宗話 完整體-教₂-1單
 茹比教了我木爾宗話。
- b. 賓格: 格西霍爾語(孫天心、田阡子 2013)
ŋa *ŋi=ba* *də-k^hrə-u*
 1單 2單=賓格 完整體-抓住-1單:及物
 我抓住你了。

¹⁴ 甲足話「生氣」字面上表達爲「使胸疼痛」。

嘉戎語群形態句法最為保守，罕見這類核心格標記。然而甲足話使用與格的廣泛程度甚至超過拉瑪戎語與霍爾語，確實比較特殊。

5. 總結

本文以甲足話為例，介紹了四川黑水縣嘉戎語動詞人稱體系中「雙重人稱標記」、「主語式對諧模式」，以及「帶與格論元掌控對諧」三項引人矚目的特點。三項特點的歷史語言學與類型學的意義並不相同。

「雙重人稱標記」在漢藏語系中也不多見，現有文獻為有限發表材料所囿，誤以為嘉戎語不存在此現象。事實上，嘉戎語群中非但草登、茶堡、修梧等語言都陸續發現雙重人稱標記，由 4.1 節可知，這種標記也存在於四土嘉戎語甲足話，其出現語境與本群其他語言頗為相似，僅是範圍寬窄不同。再者，本縣主流語言羌語及藏語並沒有這種現象，說明沙石多鄉嘉戎語的雙重人稱標記不可能來自語言接觸或獨立發展，而應為古嘉戎語形態的遺留。

由語用條件主導的分裂式動詞對諧，是嘉戎語群另一項共同形態特徵，尚未見其他地區嘉戎語存在例外的報導。¹⁵ 然而，甲足話在嘉戎語群內獨樹一幟，動詞描述的行爲及物性較弱，對賓語影響較淺時，動詞傾向忽略語用情境異同，一律採用 S/A 主語對諧模式。其實主語對諧原本也是分裂式對諧格局中的一個部件，不過僅適用於「外部互動（即非對話參與者互動）」情境。甲足話的創新，是在語意因素（賓語受影響程度）主導下將主語對諧的運用範圍類推擴展，與存古的分裂模式相互競爭。S/A 主語對諧模式呈現賓格聯盟，是世界語言動詞對諧的主流模式，¹⁶ 對諧格局由制約機制複雜的分裂式朝向劃一的、跨語言類型中常見的主語式演變，應屬動詞對諧體系上的一種趨簡創新。

參照 Tsunoda 動詞及物性的類型學研究，我們發現：對諧模式其實也是驗證動詞及物性高低的形態句法徵性之一，及物性越高，影響賓語程度越大，越會出現「分裂式」對諧，反之則越會出現「主語式」對諧。何以如此？我們認為，二種對諧模式的主要差異在於分裂模式容許擔任賓語的對話參與者掌控對諧，而主語模式不容許賓語掌控對諧。動詞及物性低，影響賓語程度小時，賓語的外顯性 (prominence) 較弱，此時傾向出現僅由主語掌控的對諧模式，應屬合理的歷史發展。嘉戎語由外顯性弱的非屬人 (non-human) 事物擔任賓語時，動詞同樣須採主語對諧模式，這也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佐證。¹⁷

¹⁵ 同屬嘉戎語組的拉瑪戎語群、霍爾語群主要也採用分裂式動詞對諧。然而甘孜州一帶的霍爾語也已創新出主語式的對諧（孫天心、田阡子 2013）。

¹⁶ 例如，WALS 資料庫收有 296 種有動詞對諧的語言，其中呈現賓格聯盟的有 212 種語言，約佔 70% (Siewierska 2013)。

¹⁷ 賓語因外顯性差異造成形態標記不同的現象，文獻中討論很多，稱為「歧異賓語標記」(differential object marking)。一般而言，外顯性越強，賓語越傾向加上特殊的格形式或動詞對諧，相關討論請參考 Aissen (2003)、Sinnemäki (2014)。

由斜格發展而來的與格，已成為甲足話部分核心論元在特定語境中（見上例 (17)–(20)）不可或缺的語法標記，這是不同於其他嘉戎語的另一重要形態創新。動詞人稱體系的簡化，加上核心格標記的繁衍，甲足話動詞與核心論元的結構關係已逐漸由中心語加標記格局朝向附屬語加標記格局偏斜。

甲足話兩種形態創新的來源為何？要探索這個問題，必須對黑水縣沙石多鄉的社會語言背景進行了解。沙石多鄉位於本縣西部，境內共有藏、羌、嘉戎三種語言分布，彼此交流密切。¹⁸ 藏語、羌語的語法都採用典型的「附屬語加標記」格局，然而羌語是全縣主要本土語言，甲足村與楊柳秋村中間還隔著昌德、羊茸兩個羌語村，甲足、楊柳秋民眾一般都能聽懂羌語，不少人羌語流利，因此本地嘉戎語的接觸影響更明顯的來自羌語。甲足話口語中摻糅有不少羌語詞彙，例如：¹⁹

〈表 13〉甲足話中的羌語借詞

甲足話	麻窩羌語	詞義
ŋaxə	ŋa ^ɣ xwə	嬰兒
qətce	qətʃa	瞎子
tcaqo	tʃa ^ɣ qu	黃鼠狼
rakəj	raki	岩松鼠
mədzo	mədzu ^ɣ	火把
moʋo	mu ^ɣ kwə	蕨苔
-l	-lə	也

甲足話發展出 S/A 主語式對諧及與格，有可能也是在羌語影響下產生的形態創新。羌語動詞對諧的模式基本上為 S/A 主語式，名詞的格體系也較發達，接受者論元都要加上與格標記，如下例所示：

(22) 麻窩羌語（個人調查語料）

qa^ɣ tʃaʃi=ʃi zətɸ^hji ʃa-su-a
 1單 扎西=與格 字 寫-教-1單
 我在教扎西寫字。

上例中，麻窩羌語的與格標記 =ʃi（與甲足話地緣最近的蘆花話、雲林寺話同此）詞形與甲足話與格形式 =c(ə) 也十分接近，不排除直接逐借的可能。

¹⁸ 沙石多鄉的藏語分布於本鄉西部奶子溝、干市壩、銀真、馬河壩四個村；沙石多鄉的羌語分布於昌德、羊茸二村，與黑水縣蘆花鎮、卡龍鎮，及沙石多、紅岩、麻窩、知木林、扎窩、慈壩等鄉的羌語同屬一片，本片羌語具有共同歷史創新演變，例如成套的小舌化元音（孫天心、余文生 2013）。

¹⁹ 麻窩羌語語料為個人田調記錄，採音位標音。

有關嘉戎語語言接觸的文獻，均以討論嘉戎語受強勢語言漢、藏語在音韻與詞彙層面的影響為主（林向榮 1993:86–89, 131–155；李興友 1995；向柏霖 2005, 2008:§3.7；彭學云 2008；勁松、瞿靄堂 2009）。本文則從新角度出發，證實在多語共存雜處地區，與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深度接觸甚至會改變結構類型，為嘉戎語語法格局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另須說明的是：黑水縣使用嘉戎語的三個行政村中，屬於蘆花鎮的德石窩村使用較典型的四土嘉戎語，不存在本文所提甲足話的特殊現象。然而沙石多鄉楊柳秋村的嘉戎話與甲足話在詞彙、語音、語法上有一定的差別，但動詞人稱體系方面則十分一致，因此本文的觀察也可涵蓋楊柳秋話，屬於黑水縣沙石多鄉嘉戎語的共同特徵。

引用文獻

- Aissen, Judith. 2003. Differential object marking: Iconicity vs. Economy.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1.3:435–483.
- Caughley, Ross Charles. 1982. *The Syntax and Morphology of the Verb in Chepang*.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DeLancey, Scott. 1981. The category of direction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6.1:83–101.
- Driem, George van. 1993. The Proto-Tibeto-Burman verbal agreement syste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6.2:292–334.
- Ebert, Karen H. 1994. *The Structure of Kiranti Languages: Comparative Grammar and Texts*. Zurich: Seminar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Universität Zürich.
-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251–299.
- Jacques, Guillaume (向柏霖). 2005. Jiarongyu yu Shanggu Hanyu 嘉絨語與上古漢語 [Rgyalrong language and Old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ld Chinese, December 14–18, 2005.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 Jacques, Guillaume (向柏霖). 2008. *Jiarongyu Yanjiu* 嘉絨語研究 [*A Study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Jin, Peng (金鵬), Kerang Tan (譚克讓), Aitang Qu (瞿靄堂), & Xiangrong Lin (林向榮). 1958. Jiarongyu Suomohua de yuyin he xingtai (xu) 嘉戎語梭磨話的語音和形態（續）[The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 Suomo diale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71–108. Beijing: Science Press.
- Jin, Song (勁松), & Aitang Qu (瞿靄堂). 2009. Jiarongyu Zangyu jieci de shikong tezheng 嘉戎語藏語借詞的時空特徵 [Times and space features of Tibetan loanwords in Rgyalrong language].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9.2:3–19.

- Li, Xingyou (李興友). 1995. *Jiarongyu yu Zangyu Guanxi Cihui Fenxi* 嘉絨語與藏語關係詞匯分析 [An Analysis of Related Vocabulary Items in Rgyalrong and Tibetan]. Chengdu: Institute for Ethnic Studies of Sichuan Province.
- Lin, Xiangrong (林向榮). 1993. *Jiarongyu Yanjiu* 嘉戎語研究 [A Study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Peng, Xueyun (彭學云). 2008. Jiarongyu Zang jieci de shibie 嘉絨語藏借詞的識別 [Recognition of Tibetan loanwords in Rgyalrong].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8.1:48–50.
- Qu, Aitang (瞿靄堂). 1983. Jiarongyu dongci de rencheng fanchou 嘉戎語動詞的人稱範疇 [Verbal person category in Rgyalrong].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3.4:35–60.
- Sichuan Sheng Aba Zangzu Qiangzu Zizhizhou Heishui Xian Difang Zhi Bianzuan Weiyuanhui 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s.) 1993. *Heishui Xian Zhi* 黑水縣志 [Gazetteer of Heishui County]. Chengdu: Nationalities Press.
- Siewierska, Anna. 2013. Alignment of verbal person marking.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 by Matthew S.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00>).
- Sinnemäki, Kaius. 2014.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differential object marking. *Linguistics* 52.2:281–313.
- So-Hartmann, Helga. 2009.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Daai Chin*. Berkeley: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Project.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 Danluo Shi (石丹羅). 2002. Caodeng Jiarongyu yu rentong dengdi xiangguan de yufa xianxiang 草登嘉戎語與「認同等第」相關的語法現象 [Empathy hierarchy in Caodeng Rgyalrong gramma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1:79–99.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 Jonathan P. Evans (余文生). 2013. Mawo Qiangyu yuanyin yinxi zai tan 麻窩羌語元音音系再探 [The vocalic system of Mawo Qiang revisited]. *Da Jiang Dong Qu: Wang Shiyuan Jiaoshou Bashi Sui Heshou Wenji* 大江東去—王士元教授八十歲賀壽文集 [Eastward Flows the Great Ri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80th Birthday], ed. by Feng Shi & Gang Peng, 135–151.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 Qianzi Tian (田阡子). 2013. Huoeryu Gexihua dongci duixie 霍爾語格西話動詞對諧 [Verb agreement in Gexi Horpa].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2:221–241.
- Tsunoda, Tasaku. 1981. Split case-marking patterns in verb-types and tense/aspect/mood. *Linguistics* 19.5–6:389–438.
- Tsunoda, Tasaku. 1985. Remarks on transitiv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2:385–396.
- Watters, David E. 2002. *A Grammar of Kham*.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ceived 18 June 2014; revised 9 October 2014; accepted 20 October 2014]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jscaodeng@gmail.com

Remarkable Features in the Verb Agreement System of Sastod Rgyalrong in Khrochu County

Jackson T.-S. Sun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analyses three remarkable features in the person marking system of Sastod Rgyalrong spoken in Khrochu (Heishui) County of Aba Prefecture in northern Sichuan: *double person marking*, *S/A subject agreement* (as opposed to the Pan-Rgyalrongic scenario-driven split agreement), and *dative-marked arguments as agreement controllers*. Comparison with other Rgyalrong languages and exploration of semantic factors underly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redicate types that require subject agreement and dative marking reveal the possible evolution and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henomena under study. Double person marking in Sastod Rgyalrong appears to continue an archaic morphological trait. On the other hand, subject agreement and core dative marking appear to be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induced by intense contact with Qiang, embodying a typological shift towards a dependent-marking grammatical profile. Our findings not only lend strong support to Tsunoda's insights regarding the repercussions of object-affectedness on syntactic structure, but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m by demonstrating that, in addition to transitive case frames and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like the passive and antipassive, *selection between agreement patterns* is another valid cross-linguistic correlate of the affectedness scale of transitive predicates.

Key words: Sino-Tibetan, Rgyalrong morphosyntax, person marking, transitivity, contact-induced morphological innovation